

长

篇

小

说

鲁迅

上

陈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鲁迅（上、下）

作 者：陈平

责任编辑：黄小初

责任校对：刘丰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4 印张48.875

字数：900,000 199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20-0/I·1134

定 价：58.80元（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风雨如磐暗故园

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一章

已经看不很真切了——

母亲还不住地拭着眼泪么？三弟、四弟还不停地招着小手不？樟寿眯起眼睛也看不真切了，只见模糊的几个黑影好似更加地逼近河边，却辨不出一点动静来。河拐船转，岸柳相合，连模糊的黑影也全被遮掩，却又仿佛树干枝条间全是黑影在那里晃动一般

.....

—

樟寿从船尾缓步走到船头，站定了，长衫的下摆在徐徐的晚风中轻轻飘拂，不时地摆弄着那用黑丝线扎住的辫梢。他望着前头，正沉思默想着什么。

航船向西北行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变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四外的一切，逐渐模糊，越发模糊，终于被

一张其大无比的黑幕所遮住，偶而透出几个亮点，实在已是一无可看的了；只是间或还可闻得豆麦的清香。

乘客们陆续地都倒下睡了。潺潺的水声从船底传来，樟寿平躺着，忽地觉得自己并非远离故乡去求学，仿佛在外婆家，由阿发等小朋友陪着，乘白篷埠船，又去看那令人神往的好戏了。模糊在远处月夜中的临河空地上的一座戏台，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在眼前恍惚出现，同时耳边似乎吹来婉转悠扬的横笛；一忽儿，又仿佛是深夜看戏回来，到了那偷罗汉豆（蚕豆）的所在，便一个个跳下岸去了。虽说是偷，阿发却决定偷自家的，——他往来地摸了一回，说是六一公公家的豆不及他家的大。于是便七手八脚（外加七嘴八舌）地摘了，剥了，煮了，吃了——锅灶柴盐船上都是现成的。……回来得这样迟，过了三更了，母亲颇有些生气，——全然不是今天分别时不住地拭泪这般……

“这几天倒正是鲜罗汉豆在上市的时节。”樟寿侧转身来，心里想，“可是什么时候再能吃到那夜似的好豆，再能看到那夜似的好戏呢？”

然而他是定然要离开自己的美丽的故乡了，因为那流言委实地使他气愤而又苦恼。流言的来源，他心里是明白的。他记得有一天去二太太家谈闲天，不知谈到什么事，于是说起自己觉得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这位近房叔祖母便接口说道，“你阿娘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樟寿说母亲没有钱，伊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樟寿说没有首饰，伊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这些话樟寿听去似乎很异样，便不到伊那里去了——他想起小时候，为了一件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也曾采取过这样的行动，——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橱，细细地寻一寻。然而此后不到一月，樟寿就听到一种流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他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母亲是并不相信这流言的，但樟寿还太年轻，一遇这流言，

便连他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好。那么，走罢！”他便这样地打定了主意。

“但是，哪里去呢？”——全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单是因为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或许还因为校名中有着个“西”字，这创办于去年的绍郡中西学堂，便为全城所笑骂，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笑它，樟寿还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鴟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

但樟寿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他决意要走异路，到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了。杭州的求是书院，功课是较为别致的，可是学费贵，樟寿哪里上得起。祖父的下狱，父亲的病故，弄得樟寿几乎到了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的地步了。难道真的去做幕友或商人么？夫幕友者，便是地方官署中无官职的助理人员，俗称师爷者也。三昧书屋的有些同窗，因为家庭的衰落，他们便正走着这两条路，但樟寿实在不甘愿。“天无绝人之路”这话大概是对的罢，学洋务而又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有，庆爷爷在的那个江南水师学堂就正是这样的学校，且连食宿都无须掏钱外还有贍银（零用金）。小叔都已去了一年了。樟寿便决计跟着这位在水师任汉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正好有事回家来的远房叔祖周庆蕃一道往南京去。同去的还有周庆蕃的长子——屡进考场，屡次落第的周伯文。但这回的考水师一定不成问题，这倒并非因为可以仗他父亲的情面，实在是由于水师这样的学堂，在社会上更受轻视，只要有人肯去是无不欢迎。

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一手交给樟寿，说是“由你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自己的儿子不愿走读书应试的正路，而去学洋务，没有离家便已很受了一些人的

奚落和排斥，“走投无路，只得将魂灵卖给鬼子去。”这样的言语也已进了伊的耳朵；何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爱子了。然而樟寿也顾不得这些事，他还是决定往南京去，——眼下便正往这古时曾经叫做石头城的江南省城走。

“可是爷爷他会同意么？……”一过钱塘江，杭州就在眼前了，这个在家里便已想到过的问题，现在樟寿重又想起来了。“虽说小叔去水师爷爷是同意的了，但他说那是因为阿升天生笨，连秀才的坯子都不是；不如趁早另谋一条生路去。而一面是，他虽身在囹圄，却对我的学八股还抓得这么紧，毋庸说，他是要我走读书应试的‘正路’的，就像他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样……”又想：“他真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那，我就瞒着他去，等以后知道了，他也无非是只能发一顿脾气而已。”这么一想定，樟寿也就不觉坦然了。

祖父多年来一直囚禁在杭州花牌楼司狱司。其家人被允许寓居附近，可以随时照料他的生活，这是因了同年（科举考试同届考中的人）等关系，所受到的特殊照顾。樟寿引着庆爷爷、伯文叔先到潘姨太太的寓所，小坐片刻，然后随潘姨太太去了司狱司。

其时祖父正在给二弟橐寿滔滔不绝地讲解他自己写的名曰《恒训》的家训。说是有兄弟三人，老大当官，老二有一片大商店，老三是做豆腐最没出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后来老大被罢了官，老二的商店倒闭了，生活无出路，都到最没出息的老三的豆腐坊里做起豆腐来。这是写进了《恒训》中去的一个小故事，结束的教训是：

“倘读书不成，还不如学做豆腐去！”

橐寿听了暗暗发笑，心想：“我还决不至于如此的……”

樟寿等的到来，打断了这《恒训》的讲解，而且终于由庆爷爷说起了他俩要随他去水师的事。樟寿注视着祖父将会有何反应，——祖父转过脸来看着他了，那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对他说：“若不是因为我蹲监牢，你大概也不至于会走这一步，我还有什么

可以说的呢？……”但祖父还是向他发问了：“你阿娘同意的？”

“嗯。”

“伊既同意了，我就不会再来拦着你。是伊说的：‘谁的孩子就由谁管！’我管不了你！”

话虽不大好听，但樟寿听了倒是不觉心里一宽。

二

由上海开往汉口的长江轮船，出了吴淞口，正逆水行驶在波浪翻滚的扬子江上。樟寿倚着左舷的栏杆，极目远眺大江南岸，已是很有些时候了。唉，满耳听到的尽是异乡之语，而庆爷爷、伯文叔又都不是他所乐于与之交谈的人，他感到很寂寞。于是他便取出祖父的《恒训》看起来。什么旅行中须防匪人，勿露钱财，勿告诉姓名等，他看了不由得一笑。及至看到做事要有“恒心”，要“持之以恒”这一大篇议论时，他觉得遵祖父之命抄录一份也还是值得的，并且想：

“爷爷对于子孙的教育，确是一直放在心上的……”

他记得祖父曾规定他读了一些历史和小说之后，便又叫学诗词，并将次序都是规定好了的。老人正襟危坐于一把紫檀太师椅上，照着《唐宋诗醇》一书背后他的亲笔题字，郑重宣布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然而樟寿背着祖父也诵杜甫诗，当他读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觉得杜甫也有明白易晓的诗句，于是乎对于祖父的“杜诗艰深不能学亦不必学”的见地，很有点不以为然了，同时也添加了对祖父的不佩服。

原先是因了他常常无端地乱骂人。当着他从昏太后、呆皇帝，一直骂到自己不成材的子侄辈时，樟寿是觉得痛快的，似乎还佩服祖父竟敢骂到皇帝头上哉！然而他咬断了指甲还要一直骂下去，直到孙儿辈，樟寿自然就不能幸免而且是首当其冲了；这时樟寿便不佩服了，因为好多只是些无端的乱骂，一无道理，于是他腹非道，“管你是‘汗淋’还是‘雨淋’，愈骂，便愈不佩服。”

迄今这位曾经是殿试三甲（第三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的老祖父，铁窗风味已经是尝了六个年头，铁窗之下怕也不便再骂慈禧、光绪的了；小辈们虽还大可以由他去骂，然而“远哉遥遥”，骂与不骂，已与小辈们毫不相干。——只是顶替小叔伯升在那里陪侍他已有一年的二弟樾寿，大概难免有时还会受气，不过这次见面倒也没有听他说起。

但当初祖父因浙江乡试为几个亲友（顺便也为他的“小儿第八”，即樟寿的父亲）“通关节”事被告发，真是弄得合家大小惶惶然不可终日的。

“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会稽县衙门的两个皂役，头戴红缨帽，腰束玄色宽带，三天两头地这么大呼小叫着，一径闯进周家新“台门”（邸第）里要捉人。

随着秋天的到来，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新台门里的男人们怕连累被捉去，尤怕“满门抄斩”，于是乎纷纷出外避难，年仅十三的樟寿也由父亲安排到绍兴城东三十里的皇甫庄的外婆家寄居去了。

及至年底，两个舅父分家，外婆随小舅父鲁寄湘由皇甫庄旗杆台门搬回安桥头朝北台门；樟寿和二弟则随因抽大烟而两肩高耸的大舅父鲁怡堂迁居到了比之皇甫庄规模更大的小皋埠，住进

* 进士除了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照例授职翰林院外，其余的还要应一次朝考，由皇帝在名单上圈点成绩优良的为翰林院庶吉士，在院学习三年，但与在院授职人员一样，也称为翰林。

了较之旗杆台门更是大得多的因开过当铺而得名的“当”台门。这台门为胡、秦两家大地主所共有，大舅父则与秦家是亲戚。樟寿住进去时，老地主秦秋渔——大舅父的前妻之父——已经翘了辫子，遗下了一房间的书。其儿子秦少渔也是个大烟鬼，过足烟瘾之后来了精神，便放下烟枪画上几笔黑梅，或是捧起小说看上一阵。这位小名叫“友”、说话很有点风趣的“友舅舅”，有时实在太无聊了，就找樟寿来谈天。谈天之余，樟寿便要借小说看。“你自己拣去罢。”这位瘾君子首肯说。于是书房里乱扔一堆的书籍，一任樟寿去拣择。这里说部书几乎全备：《西游记》，《镜花缘》，《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荡寇志》，《聊斋志异》，……统有的，但在家时，经祖父指教都已读过了，说是为着培养读书的兴趣。《红楼梦》？却是没有看过，祖父说这部书小孩子家不能看的，——“管他的！”樟寿很想看一看，于是化了足有半天工夫，一本一本终于找齐，便拿回西厢房，靠着四仙桌，又一本一本细细地看去了。以后又陆续借了不少的小说看，《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种种红楼梦；《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种种侠义书。

看书之外，就是到小皋埠唯一的杂货铺里，买来比荆川纸稍黄厚且大的蜈蚣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瞒了先生的眼睛，曾经做过的一般。只是眼下却无须再去瞒住谁的眼睛了。

看书描图之外，樟寿也出去与农家小朋友一起玩耍。有时也去安桥头看望外婆，与六一公公——虽说是公公，其实年纪与樟寿差不多，——还有阿发等小朋友一起玩耍。尽管这使他记起自己正与于迫压和困苦中度日的他们相仿佛，但似惟有这，却是感觉与他们在一起，又正相适宜。因为一进当台门这深宅大院，除了冰冷的嘴脸，还会每每生出许多对白眼。后来又竟被称为讨饭胚了，樟寿很得了大刺激。就在风雨送春归去的时节，他带着草订成册的画本，决然离开小皋埠，与二弟回到家里去了。

其时祖父早已回会稽县自首投了案，此举当是不愿家人因他一人而四处逃散的心情促成的罢，但也或许是这位丁忧^{*}内阁中书竟是无处可逃也说不定的。接着便被解往杭州省府审办。此案当初甚是轰动了苏浙地方，都中士大夫也互相传述诧为罕闻。其实谁不知道本朝科场舞弊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居然败露成为案件却确是罕见的。而且圣上都亲自过问了，成了一宗“钦案”。结果被光绪皇帝亲笔判以“斩监候”，不知哪个秋后要斩下首级去的。——看看，谁说是“官官相护”的呢。

随着又一个秋天的到来，“周福清要秋审了”的风声不断传来，还说“恐怕要遭不测了”。于是只得卖田鬻地，集一笔钱——不是可以通神的么？——分寄北京、杭州去疏通，祖父的头颅果然得以保住。但如此这般地应付那可怖的秋后，几年折腾下来，祖遗的四五十亩水田却是变卖殆尽了。这样的悬着，总不砍下头去的办法，可见是很有着好处的哩。这于周家也并非坏事呀，穷下去事小，丢颗头事大，叫苦何必连天的呢。

“祸不单行”这话大概也是对的罢，樟寿还在小皋埠被称为乞食者的时候，因祖父科场贿赂案曾被拘捕过，后虽无罪开释，但从此秀才身份却被革夺了的樟寿的父亲竟又病倒了，典衣服，当首饰，治病近三年，然而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目今只剩老亲弱弟于家乡苦度光阴。想到此间，樟寿不觉真有些怆然而竟至于涕下了……。其时，斜日将堕，暝色逼人，更使他感到愁苦悲怆。

“你怎么啦？想阿娘了？”正好走近来的伯文看到这情景，瞪着原就已很突出的眼睛问。

“……”樟寿只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话来，随即转身进舱里去了。身着接衫的庆爷爷正闭着短视的双眼低声吟读着什么，——大概是他上课要教的“新鬼大故鬼小”的《左传》罢。

* 官员遭遇父母的丧事，停职回家服丧三年。也叫丁艰。

一轮鲜红的朝阳，正由天际升起照着船尾的时光，石头城东的紫金山，已是悄然进入人们的眼眶。

“啊，这六朝古都，三十多年前又曾是太平天国首善之区的天京，如今会是怎样的呢？……由此可以学得洋务的这江南水师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但每班三年，三班二班头班的读上去，到毕业共需九年，出来已是二十七岁矣……”随着目的地的愈近，樟寿似乎也想得愈加地多了。

三

一乘轿子，一辆独轮车，一前一后在朝东开着的水师大门前停了下来。背靠行李分坐于车子两边的伯文和樟寿下车一会了，还不见轿子里走出人来。待轿夫揭开轿帘往里喊了一声，才见穿着接衫的周庆蕃弓着背慢慢地跨下轿来。那接衫，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衫长袖大，是老派的人所喜欢的。樟寿一看到庆爷爷的这身装束，便会想起“荡湖船”里的脚色，不免生出滑稽之感，——但这颇近于不敬，自然是不好的。

“进这学堂也要考一考的，作一篇八股。这两天，你们得好生准备着点，把《大题文府》用心看看！”周庆蕃踱着方步走在前头，说，并不回过头来。

“好的。”叔侄俩齐声回答，一面提着行李，一面随着一条一步一晃一步一荡的花白辫子慢慢往朝南的二门走去。

“‘好男不当兵’。”走了一会，周庆蕃忽然又说，这回把头向后侧了侧。“进这学堂，近乎投身行伍。家谱上的名字是不宜拿到这里来用的，我得给你们另起一个才是。”

“好的。”叔侄俩齐声回答说；但樟寿一面又想，这位信上总

要写明“文魁第周宅”的举人老爷，一向颇自傲，居然“屈居”于这为人小覷，他自己也都看不起的武学堂有五年之久了，想必是圣人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宝训在起着作用罢……

及至走到宿舍，周庆蕃脱了接衫，洗完脸坐定下来时，已是给伯文、樟寿各想出了一个名儿，便招呼他们过来，先告诉儿子今后叫“文峰”，接着又对樟寿说：

“阿张，你今后的书名就用‘树人’。这样，字豫才是仍然可以用的，不用再改了。”

阿张，是樟寿的小名。十七年前，当报孙的家信传到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手中时，适值祖父中举时的座师张之洞来访，为取个吉利的兆头，便拿这“张”字来做这覆盆桥周家长男的乳名。随后又找同音异义的字作为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进三味书屋后，同窗们有时取笑他，喊他为“雨伞”，他听了不高兴，请祖父改定，先是豫亭，同窗们又取笑说，“‘雨停’了，‘雨伞’不用了。”最后是改成了豫才。

“这回是又要‘百年树人’哩。”得了树人新名的樟寿，一头想，一头与伯文又回后房扫地、架床、铺被去了。

午饭后，身材魁梧、身体健康的周伯升笑嘻嘻地找来了。这个由潘姨太太带大，生母章姨太太早已死去，比樟寿还小着一岁的亲叔叔来水师——改名文治——已有一年了，较之刚到这里的伯文、樟寿来，自然可以称得上“老南京”。

“你们到得真巧，明天就是礼拜天，我可以带你们出去玩上一整天。”平常总是笑嘻嘻的周伯升，此刻更是兴高采烈了。

“这段时间我不在，”周庆蕃眯起眼睛转向伯升说，“戏你总该是看够了罢？自小在北京看惯了，长大了也改不了。唉，‘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话实在是道理。”

于是叔侄们便都不再作声。

“才来南京自然要出去看看的，但八股不要忘了温习。等试验

录取了，我想你们就和阿升一样，进管轮班罢。鱼雷班么，我看并不好，危险的。驾驶班你们要知道是去不得的，驾驶堂监督蒋超英这家伙与我作对，不是寻故已将凤岐革除出去了么？”

“那就上不了舱面了。”樟寿想，但没有说出口，心里却有点凉。

夜里，樟寿照例记日记。他由学堂发给庆爷爷的一本西历上知道，今天这日子是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七日，而他们离家的日子恰巧是这西历五月的头一天。

未出五月，他们考了一篇题目为《武有七德论》的八股文，录取了，——这倒不是因为真去“好生准备着点”的缘故。八股在樟寿眼里虽是最为枯燥乏味的东西，但也同时觉得那是极易对付的事情，何况是考这武学堂呢。说起来，他的做八股的本领，最初还是从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的二儿子寿鹏飞小先生手里学得的。这位小寿先生比樟寿大十岁，在三味书屋间壁，挂着“停云小榻”小匾的书房里教着启蒙班——教授小学生共两名，其中之一便是周樟寿的二弟周檉寿。一天，老寿先生有事上街去，便叫小寿先生过来坐着，——但并非是教八股的，是“监学”罢。当他穿过圆洞门走过来的时候，樟寿与同窗们正在猜字默字，他们没有料到走了老先生，却又来了小先生，正想拿起书本放开喉咙大声朗读起来，只见小寿先生笑吟吟地说，“我们一道来，我们一道来。”原来小寿先生对此也很感兴趣的，他以为这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研究。于是他们这样地“娱乐”了“研究”了一会之后，小寿先生提出，大家先把《诗经》的《卫风·硕人》的最末七句——“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沔沔，鱣鲔发发，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一起念一遍，然后叫一人默写。同窗们心跳怦怦地念过一遍之后，小寿先生即叫周樟寿默写。大家这才放了自己的心，接着却又替樟寿担起心来了。虽然他们个个佩服樟寿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然而眼下摆着的究竟是件不易对付的事情。因为经书里的字，每每不读本音，读破音，而这又以《诗经》为

最，有些摇头晃脑熟读《诗经》已有数十载的老秀才，当真叫他默写起来，也不免“别风淮雨”星罗棋布的。但也惟其如此，小寿先生这才拿来要考一考周樟寿的呢，——老寿先生曾经说过“这个豫才将来必是人才”的话，小寿先生得着这个机会，要来“印证印证”了。他目不转睛注视着“这个豫才”，只见他不慌不忙，挥毫疾书，顷刻写就，复看一遍，交上卷来，结果是无有一字差错。——从此小寿先生也就很同意着老寿先生的此一高见矣。而且他还进一步想下去：豫才所以学得好，一定是他真真做到了书签上写的“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论天资，他还不及他的同在书房读书的堂兄周寿恒。可惜这位聪明绝顶又长得极其英俊的台门里的少爷却是生活放浪，读书不下功夫，虽有过目成诵的记性，结果还是没有豫才学得好。

此后不久，小寿先生又受老寿先生的委派，教豫才他们学作八股文了。寿镜吾老先生早在弱冠之年隽了秀才后，便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没有再上省去乡试。原因是他认定自己不幸生当乱世，在乱世里是不宜出外做事体的，最为适宜的是在家教书隐居。他是遵行“天下无道而隐”的古训哩。既已决不再去赶科举，自然也就没有了喜欢八股的依据，进一步还失却了教八股的情绪。然而私塾老师是有责任教会学生作八股的，即使他自己并不欢喜。正好寿鹏飞小先生的心里，却暗暗的另有一番主意，他不愿呆在家里长此下去，如他父亲似的不特没有跨钱塘江达彼岸一步，连邻县萧山也未到过；他是想要“入世”的呢，直白地说罢，他是想着“学而优则仕”的哩。所以他弄八股，也愿意教八股，于是老寿先生便“委以此任”了。

八股，樟寿也像老寿先生似的不欢喜，以为此等描头画角不能启人心灵，但也只好奉祖父及父母之命跟着学习。在他跟着小寿先生学了当时新刊行的，原系经学大师俞曲园做给他孙子看的《曲园课孙草》之后，倒也很快地能起承转合的成篇了。祖父对此自然是抓得紧而又紧的，他企望樟寿将来也能成为秀才，举人，进

士，以至如他似的成为翰林，能为周家顶门壮户，光宗耀祖，而这一道道大门的敲开，便靠着八股这一块“敲门砖”了。因此樟寿所做八股连同先生改文，得寄呈他阅览、修改，并且还将何以如此修改的道理一一交代明白。有时他甚至亲自照题目做上一篇，作为范文给樟寿作比较。樟寿得着这样的指导，做八股的本领，确也提得比较的高了，连玉堂金马*的祖父，有时不免也点头称好。再说，来南京前不久，樟寿还做过题云《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两篇八股呢。——因此他自信无须“好生准备着点”的，果然无须准备也录取了，只是按规定先须充当三个月的试习生。

但这段时间，除了外出转转，看书阅报，抄写《恒训》，并非八股的文章倒也动笔写了的——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入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

——这写的自然是他路上的心境了，实在是不佳得很的呢。

但城里转转时的心境，有时却一样的十分不佳。不过与路上时的时时念及家道，似乎又有不同，那是因了想到国运的缘故了。

一天，他一人出去。当他在大街上边走边赏鉴这灰暗的古城的容貌的时候，远远地走来了一队扛着洋枪的新兵。他心想：“那恐怕便是甲午吃败仗后，袁世凯、张之洞受政府之命搞的那种新式陆军，即所谓的‘新军’了。‘旗兵’是早已腐败不堪，甲午一战，证明汉人组成的‘绿营’也不可恃。这‘新军’……”不料这“新军”走近他时，忽地张口作军歌，好似故意地要唱给这位古城新客听听的：

* 翰林出身的意。玉堂，汉代殿名。金马，汉代宫门名。